

歪打正着与顺理成章

——忆当年的两段读书经历

□石 英

世间之事，难免有心甘情愿和迫不得已或歪打正着与顺理成章的不同情况。这里说的是我的两段读书的经历，也有歪打正着与自然所需的差异。然而其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均有相当收获而且印象殊深，至今回想起来，记忆之清晰如在眼前。

我要说的第一段读书轶事是在上个世纪“文革”后期。当时我因“文革”前创作的中篇小说《文明地狱》被打成全国六十株“特大毒草”之一而被长期批斗、关押后又被下放至工厂劳动。上世纪70年代前期，由于受到厂党委书记老陆同志(转业军人)的保护而放松了半专政状态，有幸被调至厂工会协助搞宣传。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水浒传》的浪潮中，我虽无权执笔写批评文章，却借为写文章而“准备材料”之机，读了不少过去未曾读过或未读全的各类书籍。原先并未料到，这几千人的大厂图书馆竟有为数不少的古典和现代图书。其中，有的是“文革”前的藏书，更多的是“文革”中造反派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家里抄来的。为批判林彪信奉的所谓“克己复礼”，我全面而认真地通读了《论语》，而以前只是粗读过。为批《水浒传》，将那里收存的几种版本——70回本、100回本和120回本统读了一遍。还有与此相关者如陈忱所著的《水浒传传》，我上大学前做机要工作时虽曾

约略看过，但因故未读完，也读得不细；至于《荡寇志》这部旨在仇视农民起义的清代俞万春所著的小说，我在上大学时只见过书却未允许阅读，没想在极“左”的形势下反而“堂而皇之”地读了。说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在读这些书籍时，当时真像是在从事一项《水浒传》的研究工程；在内心世界里已跳出了当时环境的桎梏，而自然地联想和思考了许多问题。这些资料和观点，尽管在当时未能用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我读书心得的库存。只可惜的是，未敢留下读书笔记。但在若干年后，也没有抹去这些记忆的印痕。

我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后才正式“落实政策”，并被安排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上班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备创办《散文》月刊——国内第一家专门发表散文作品的刊物。正式创刊后，又担任《散文》月刊的主编。尽管我在“文革”前有在天津作协《新港》文学月刊从事编辑工作的基础，但面对一本全新的期刊仍需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其中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掌握有关散文方面的更多信息，更广泛地阅读散文作品。

对我来说，之前，除在课本上读过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散文外，最多的是当时盛行的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作品。但仅此而言阅读范围肯定不够广泛，而唯有比较才

能鉴别，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加以观照，对各家风格的了解，并细微体察其短长。这对编好刊物无疑利莫大焉。因此，我在工作余暇中，抓紧阅读了凡可能找到的我国近现代作家的散文，乃至外国的蒲宁、东山魁夷和纪伯伦等作家的散文；另外，也包括曾被批判或极少宣传的中国作家的散文，如梁实秋、胡适、张爱玲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应该说，我的广泛阅读是有不少收获的，起码是开阔了眼界，有了更多的进行比较的依据，也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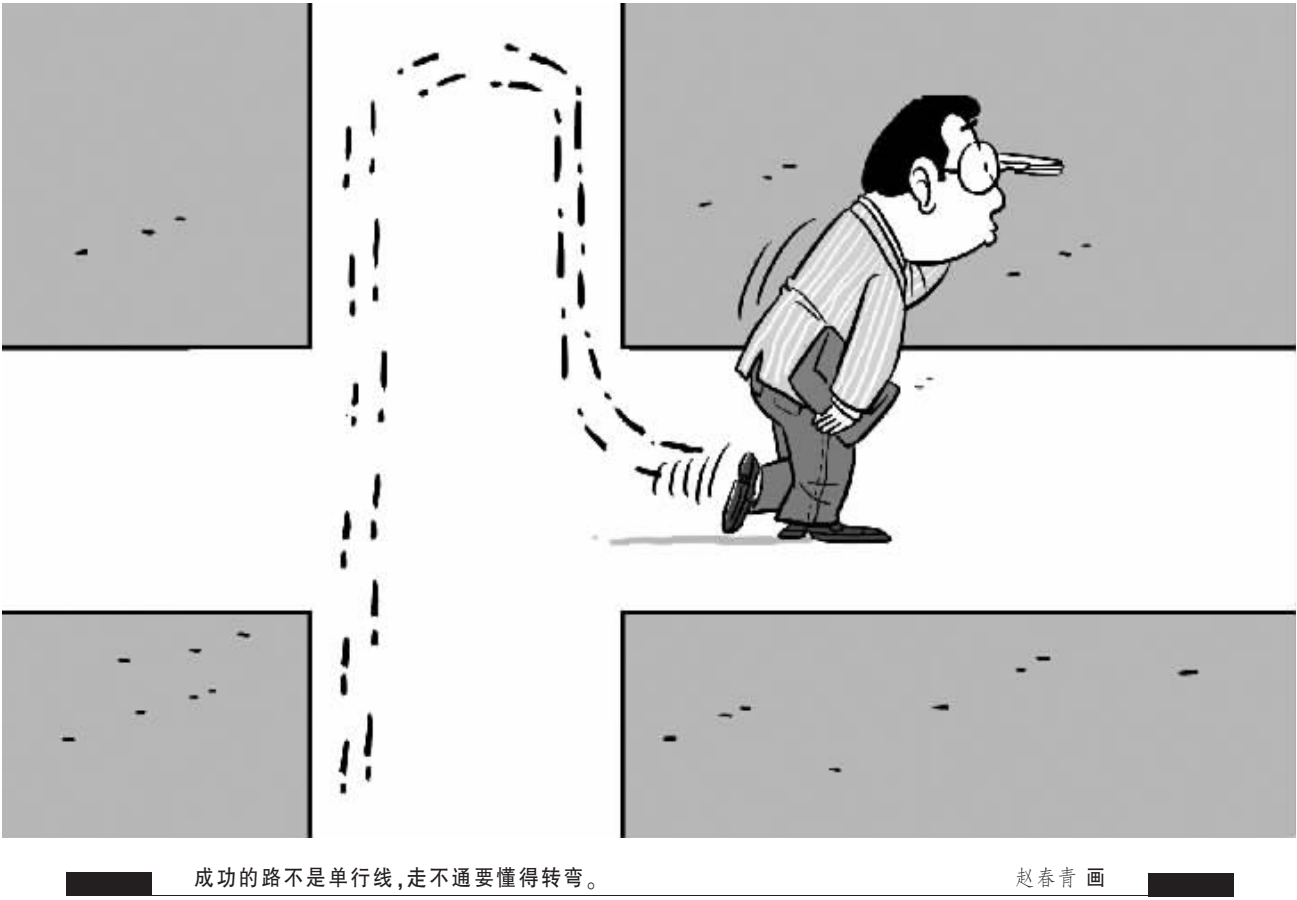
这两个阶段较广泛的读书机会，一个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另一个是工作需要，可谓顺理成章。上世纪70年代前后期的两个阶段，成为一种很有意思的鲜明对照，然而，无论是歪打正着还是顺理成章，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如饥似渴，兼容并蓄，在我一生的知识文化积累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较之在大学里学习时，对不同作品的认识和分辨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如对当时涉猎的《水浒传》的几种版本，除70回本外，当时权威的说法是“好处是写了招安”，我却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在故事发展和小说艺术的完整性方面，由金圣叹删节的70回本最为好看(至于他当初的删节动机又当别论)，而别的版本在70回之后尽管也有些不错的情节和被招安的结

局，但总的看来，与前70回相较，在艺术上似有不统一的痕迹，甚至使人感到不像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这些看法直至今天亦未改变。另外，对于本书作者的原创意旨和作品表达的政治理想等问题，我的看法既不完全等同于“文革”前的传统认定，又对后来简单地认为是写了招安也有某种异议。但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未能将自己的看法写成文章，直至最近的2012年，才写成一篇《水浒传新说》。当然，所谓的“新说”，也是个人的一家之言。

同样，在上述第二阶段阅读某些近现代作家散文作品时，也产生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具体说来，譬如“文革”前很少宣传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我通过认真阅读与思考的结果是：这类作品(至少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观照)，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此后我在面对许多文学作品的心态上更趋冷静：既不能因作家或作品某一方面存在可议之处便在总体上予以“冷处理”，但我也不像在开放后许多人那样趋之若鹜，似乎觉得那些作品完全是高及云端，似乎完美得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这与曾经有过的过贬倾向同样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还是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进行分析，给予尽可能的恰当评价为好。对这样的问题，无论抑扬，过分“带着情感”读总是不太可取的。

回头想来，之所以对这两段读书经历感觉如此深刻，其一是因为在一个不能读“闲书”和“杂书”的岁月里，却能意外地“偷”读了一些无意义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矿藏，而且填补了在那个时代里的精神空白，其二是工作使命推动自己去夯实必须具有的基础积淀，同样是一种大有裨益的工程。

知识积累如建筑中的一砖一瓦，都是为了永无休止的崇高的精神建筑，这与有形的物质工程一样，都来不得半点虚妄，当然也同样忌讳“豆腐渣”工程。



赵春青 画

知石者

□孙覆海

历历，如其言，孰为胜之？独作天城，默默不发一语。不语者必有大语，如子期之候伯牙也。

观乎浮嚣之世，玩石者流，杂如牛毛溪沙，或趋叶公²之好，或步继儒³之附，或为石贾之期，奚见米癫⁴之拜乎？殆因藏石易而知石难也。余亦爱石，所历之山，尝择粒石于簏，仅此而已，终难脱俗辈之油耳。

荣武公视石如嫡子，怒以观，哀以掬，喜乐以赏，静与以诂，旦暮寝抚，既久未改其志。歟与石处，欣欣然如独步山水间，层云万丈迭起于胸襟矣。人斯境也，品悟相得，智行兼益，心目始开，平辨石性，解石语，禅参机理，如九归一焉。

矧若公之所察，石有五德，谓之质、静、随、谦、久。质则坚朴浑然，静则处有若无；随则无宠辱；谦则稀于声；久则与天地同。此五者，实乃人之五修。善顺天者以石为师，法其高厚久远，由之可以知山，知地，知天道，可以知世达人。故知石者，得山之养，具水之性，穷物之理，通人之变。荣武公知石而修，石之赠

不要把『0』扭结为『8』

□寇士奇

老师说：“在从0到9这十个单数中，有一个单数最吉祥最具有多重美的含义，最应代表我们的生命状态。”

李一说：“是6！六六大顺！”

“不是。”

张三说：“是9！最大单数，尊贵祥瑞，古代皇帝常用的。”

老师说：“不是，是0。”

同学们问：“为什么？”

老师答：“首先，0就是圆，代表着圆满、圆通、融圆。意味着未被破坏和自由舒畅。0是开始，是一切进程所有数字的起点，饱含着无限的企盼与希冀。0是无，呈现出一种空无、虚无状态，这是佛陀极力推崇的人生理念。在0和空无中，生命可以对存在无碍接纳。最主要的是0的谐音是灵，除表示灵活灵动外，更指向心灵和灵魂。它将我们引入高尚的精神生活。”

“啊！还是0好！”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老师话锋一转，说：“但在当下的社会，这个单数被另一个单数极大地侵害和扭曲了。”

同学们问：“这是哪个单数呢？”

老师答：“8。”

王五抢着回答：“哦，我知道，这是因为8的谐音为发，符合了人们企盼发财的愿望。”老师笑了笑，说：“8这个数字被许多人疯狂地追逐着，虔诚地膜拜着。他们出高价挑选含有88的电话号码，花高出几百倍的费用购买标着88的汽车牌号，出门远行要定在含有8的日期或时间，结婚签约开业要选择8号18号28号之类的吉日，甚至买股票也要填写有8的价位……几乎到了离开8便寸步难行的程度。他们的生命状态就像一连串8。”说着，老师拿出一条首尾相连呈0形的橡皮绳，用手一拧，那绳中间交叉成了8状，接着又连续转动了一会儿，橡皮绳又变为许多8相连变成麻花样了。“他们把自己扭结纠缠成这个样子，生命怎能舒展欢畅呢？”

“怎样使0进入我们的生活呢？”学生们问。

“很简单，把手松开，别有那么多发财的欲望就行。”说着，老师真的松开了双手，那携带着无数个8的橡皮绳在地上扑棱跳动了几下，瞬间又变成0形了。



荣武公¹为吾挚友，性温善，好文墨，敏行多思，聪颖豁达。

一别二十余载，其忽曰爱石成癖，须臾之暇，偶常之趣，俱逊让与石焉。言未过数语，竟引府上，但见竖者横者，挺者曲者，仰者俯者，隐者露者，触目皆石，煌煌其然。复造其仓储之地，数间阔屋，塞架充栋者，除石而外，罕有其他。余遂慨叹不已。

盖荣武之所藏，远有亿年之化石，上有太空之陨石，中有三山五岳之奇石，外有六国八邦之美石，种种状貌品性，杂然相陈。岂其无阙遗欤？非也。未于橐者抑或有三：一曰女媧所炼之彩石，二曰石头记大荒之顽石，三曰花果山崩生孙猴之灵石。信夫？

吾本凡夫，生性愚钝，于人事尚且不敏，惶论治石之道乎？然听荣武公说石，直如醍醐灌顶，恨未能早闻之。

举凡世间万物，辄分言与无言两类，有言者如人，其生呱呱，其壮喋喋，其死呜呜，但有一息，岂见其竭乎？善言而讷者，鲜矣哉。石则不然，或处八荒之远，或置喧嚷之外，外具沙土之貌，内怀金玉之质，供华堂不矜炫，弃幽僻不怨艾，稳重安泰，自然而然。呜呼，六合之内，善发声者多矣，诚如蛩蝉羣，秋暮而狙，鸟兽之属，数冬而已。庚长如人者，百岁为稀，蛩蝉鸟兽，声随风逝。人之言，虽有千年而传者，宁不朽乎？宁为玉律乎？亦未必必然。故老子曰：发乎言者，必短于言；长乎声者，必损于声。

若夫石者，授日月之精气，秉天地之灵性，居巖岭之高，立亿年之久，宇广宙永，无不

接 轨

□刘 兵

上个月，老贾通过七弯八拐的朋友设法把一批货卖给国外，这犹如给公司原不太景气的业务注了一剂“强心针”。货款如期收回后，老板在大会上多次表扬我们部门。

那天，老板来巡视，意犹未尽地说：“有一笔就不愁第二笔。再冲国际市场大家有信心没有？”我们几个业务员对视后，应付说有，老板不满意：“答得不响亮，明显有些底气不足嘛！”接着，他对办公室扫了一眼，若有所悟地说：“是该给你们鼓鼓劲啦！等会我跟你行政说一下，添点办公设备上档次，让你们部门的工作环境早日融入国际化的氛围。”

老板走后，大家兴奋异常，作出种种猜测，老板莫不是把那辆“宝马”车分给我们接待外商吧？会不会给我们发一套高档“行头”？要不，他是见桌上的台式电脑落后后，给业务员都配上iPad？既然要实现“国际化”，那一定是不同寻常的东西。

没想到，第二天，行政的小张送来了六个壁钟。大家莫名其妙，问这些有何用。小张神秘一笑，道：“老板说，请你们把钟挂在墙上，分别调成‘北京时间’，‘纽约时间’，‘伦敦时间’，‘内罗毕时间’……先从这方面跟国际接轨吧！”

中国梦·劳动美 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作品选登

为平凡的人

歌唱

□宋青松

朴实的身影走在繁华的街上
繁重的劳作只为小小的愿望
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安康
简单的生活却需要一生的奔忙

住着矮棚建立了林立的高楼
美化都市又回到遥远的村庄
粗淡的饭饭朴素的衣裳
一点温暖就感动得热泪盈眶

平凡的人哪平凡的人
我要为平凡的人们歌唱
你解说着勤劳你演绎着善良

平凡的人哪平凡的人
我要为平凡的人们歌唱
你刻画出伟大你塑造出高尚

父亲

□陈海金

家长里短
都被捆扎成了草垛
于父亲嘴边化作一尾炊烟
读白浮云
总是等待
想象秋天
就将田野装帧出一幕幕花开
偶尔放飞目光
一旦碰落我童年的蝉蛻
就有一缕蝉鸣
黏住朴素的思绪
在六月真正的火
不在灶膛
亦非阳光
是连绵山岭上一树一树的荔枝
烤出他的笑容汗水

也烤出一丝慌张
心就窖烧成了粗瓷
如月光侵入青丝
父亲的夜
注定被火舌舔去半截
在异乡真正的火
是我眼前的一株株荷
注定烧香
包裹的一页湖水
忽然就想打个电话
让思念的铃声冲破寂静
将一个日子推向幸福的高潮
不再让语言
缩水成一声问候
不再遗漏
那些绿肥红瘦

七律

农行员工服务三农赞

□张亚君

一人辛苦万家欢，苦辣酸甜若等闲。
致富添花涉百水，扶贫送炭越千山。
肩担冬夏春秋月，头顶风雪霜雨寒。
孺子精神培玉骨，只缘高品在心间。

七律

筑梦

□王星

南湖帆起势昂扬，从此神州见日光。
锤舞春潮激浊埔，镰收秋色动升冈。
巍巍宝塔乾坤定，赫赫丰碑家国强。
今朝九鼎钢千炼，五洲风雨敢担当。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已经正式启动，面向全国职工征稿。本栏目开始选登部分参赛作品。大赛详情请登录中国工人社社官网 www.wp-china.com，投稿邮箱：zhongguomengldm@126.com）

还原历史原貌是一个难题

□欧 阳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我想这大概是从历史解读的意义上来阐述的，历代先贤们通常都相信学习历史、了解历史能够为当下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益，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发展领域和政治实践中，人们认同历史的经验可以给未来提供指引，“以史为鉴”因之成为流行的道理。然而什么是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许多依据历史模型寻求解决之道的经济学家碰壁，大约就是这个原因。

关于历史，一些人认为是偶然事件的堆积，也有人支持是英雄创造了历史。当我们阅读史书的时候，直觉上会同意这样的论断，至少史书写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在每一个转折的路口，无不是伟大的英雄人物做出了英明或者是愚蠢的决断，从而决定了后来的历史前进道路。就我来说是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的。俺坚信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历史的进程之所以是有规律的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决定历史轨迹的是那些支撑经济基础、承载文化传承的芸芸众生，就像决定物体形态的基础是无序的原子运动那样，正是这些“茫然”为生活奔波的人群决定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至于选择谁来振臂高呼并不重要，当历史大潮转折之际，李自成不造反，历史也会把张三李四推出来——从来就没有脱离社会基础孤立存在的重大事件。

只是几乎所有的史书都专注于精英的故事和重大事件，或者是只关心政治制度及其模式的宏大构架，稀疏出现在史书中的底层叙事、村社生活之类，也不过是风土人情，完全不顾历史进程什么事。一些大而无当的主观结论，不具普遍性的巨幅画卷，淹没了历史现场的细节，那些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村社经济和基层文化基本得不到描述和诠释。结果是一些必须接受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理念的理论家也颤颤巍巍地杜撰出所谓英雄是历史巨轮的舵手(掌握历史前进的方向)之类的自慰理论，他们不愿意相信(也许是不知道)更多背离历史潮流的“英雄”被“群氓运动”彻底掩埋，在“历史长河”中完全没有一丝踪迹。

实际上，就已存的史料看，由于统治合理性和英雄高大等方面的原因，建立在宏观制度构架和英雄人物(重大事件)之上的“成功者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历史，即便没有粉饰、曲解，“历史”也是不全面的，我们看不见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发挥作用——缺乏微观景象以及基层社会和底层组织活动的细节。这是“以史为鉴”步入歧途的根本原因之一。

山东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孙覆海 通讯员田继宝）山东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龙山文化博物馆，于9月10日试开馆运行，该馆在全国首次采用了玻璃通天柜的方式陈列陶器，以实物形式展示龙山文化生产和生活景象。

据介绍，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



然而，如何跨越精英旧事漫长的年代记忆，还原人类社会的历史原貌却是一个难题。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残存的地方志（县志或个人、文学的记忆）来修复历史，比如像修复古建筑那样部分地重建区域的民众生活，或者就如晚近的新派历史书写，将个体、群类以及日常生活叙述当作历史的主导因素，但是，这条新开辟的道路仍然会遭遇困境。强调微观和细节，比如城乡的村社活动轨迹，难免陷入牛毛般的细枝末节之中，进而造成结构性的缺失，使历史碎片化。这样的话，又如何完成对重大事件的解释？

微观与宏观哪一个更重要？相互之间的影响如何演绎？“村社”之小可以解释“大社会”吗？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还有，底层村社与顶层国家之间的分野和连接界线在哪里、普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的生活彼此怎么呼应等等，都是构建完整历史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这个金字塔底部的基石阶层，尽管我们说他们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历史”景观中却完全没有话语权，记叙英雄过去的古代史不用说了，在侧重于还原历史原貌的新派历史学家笔下，似乎也没有人可以让“劳动人民”说话。回过头去观视过去的历史记录，停下笔来审视当下的一些历史书写，如果我们不能让沉默的“劳动人民”发声，又怎么能够把创造历史的功绩在他们身上展现呢？

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市井叙事、乡野村社写实的凡俗生活是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面，也许是更重要的一面，那些最广泛的生产、生活方式，那些庸俗或许还幼稚的文化判识才是构造捐赠何种旗手的决定力量。在这些细琐的建筑未获得大致修复之前，即便宏大的历史架构存在，现存的历史叙述仍旧像是残垣颓壁，是一堆充满偶然因素的碎片，我们甚至看不出它的基本容貌。

面对残缺的历史大厦，在看清楚它的雏形之前，所谓“以史为鉴”往往就是一个伪命题。

山东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孙覆海 通讯员田继宝）山东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龙山文化博物馆，于9月10日试开馆运行，该馆在全国首次采用了玻璃通天柜的方式陈列陶器，以实物形式展示龙山文化生产和生活景象。

据介绍，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